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四

宋 衛涇 撰

申狀 牋 書

初任辭免添差差遣申省劄子

某伏觀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殿試上三名朕既試以文藝亟欲觀其政事可特與添差差遣仍釐務者竊惟添差之設朝廷所以優賢今自舉行之初宜得碩材以為時用如某一介草茅問學荒淺何以稱塞況在某

尤有所未安者比以諸生獲奉大對不自揣其狂僭嘗
言當今節用之策有及于添差妄授之弊今某偶玷茲
選儻或不知辭避冒受非常之寵是某躬自言之而躬
自蹈之也非惟有愧于私心誠恐得罪于公議欲望鈞
慈特為敷奏將某所合該前件指揮權賜寢罷仍舊設
一合入待闕差遣庶幾少安愚分冒犯鈞嚴某下情戰
栗俟命之至

第二劄

某伏準省劄以某控免添差恩命聖恩隆厚未賜俞允
跼蹐兢凌若無所容竊惟添差指揮朝廷所以昭示至
公寵遇寒畯德意優渥某一介微賤苟義所當受何敢
喋喋更為矯飾之言徒以晚學嘗聞父師之訓每謂士
之大節莫嚴于始進人臣之獻言必期于可行某比于
廷對貢草茅之愚僭議及此誤蒙拔擢豈以其言或有
可採今若輒冒榮寵身違其言筮仕之初無以自信他
日將何以事君區區此心實不遑安期于得請欲望朝

廷力為敷奏權依累舉體例授一合入待闕差遣使某
獲全辭受之義所有前件恩命朝廷異時舉行亦未為
晚疊冒鈞嚴退竦斧鉞

第三劄

某昨具劄子控免添差差遣迺賜敷奏五月五日準省
劄備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辭免者某竊惟辭
免恩命其禮有差一命而上辭不容以至再再則從列
之臣乃可然亦不敢過是惟執政大臣始許至三即止

躡等則僭矧其一介踈遠驟蒙朝廷拔擢何敢干犯名
分輒言辭免區區愚懇徒以義迫於中布露情慤望相
公以成就後進而已且朝廷策士豈徒專尚虛文臣子
獻言亦豈志在一第取之空言將以施之實用而言之
可採亦庶幾少裨於國政也某於奏篇之首嘗言陛下
即位以來六策多士亦嘗採其所言而見之施行者乎
豈科舉之士華文少實而不足於用歟抑臨軒賜問特
循祖宗之故實而僅不廢歟皇上過聽擢寘首選方竊

自幸以為一得之愚或有可用而公朝取士將不至于
應故事而已也今其言縱未蒙朝廷行之天下豈不能
行於某之一身耶近時添差之員非不為多添差之官
非不為州縣之蠹先儒有言天下之官豈以徇故冗耶
前日之命在朝廷誠為異數在某亦不敢多辭向非對
策僭言及此則某即已祇受何敢求異於人恭覲詔旨
亟欲觀其政事乃君父使令之意人非木石孰不激昂
奮勵思以寸長稍自表見而某所以力辭而不知止者

誠以筮仕之初不可不謹一言之出猶與行違異時有大利害孰數於前豈惟搢紳鄙辱朋友訾笑其亦何以自信於心則是一旦自棄于言行不相顧之地而為小人之歸也夫既為小人之歸後日聖君賢相雖欲湔祓錄用事勢有所不可公論有所不容寧不上負作成之恩下辜期望之素則今日之亟用適所以為某終身之屏絕也仰惟朝廷清明陶成天下之化所以砥礪人材振起頽俗實惟相公之任而使一士之初步冒居其所不

安內懷欺名之愧外貽識者之譏貪竊寵榮不顧名義
自今日始豈吾君吾相之心哉是敢不避呵譴披瀝肝
膽上干洪造伏望鈞慈察其何人而敢甘冒僭越之誅
固拒君父之命是豈過為沽激自取好名之誚隱之于
心實有不能自己者司馬溫公與呂申公辭起居注章
凡數十上溫公始辭而復受之申公以同辭獲命溫公
聞之曰前日非朝廷不能從但辭之不力耳章再上竟
不果受某之不肖非敢自附于先哲之萬一然賢愚之

分雖異辭受之義則同炳然此心猶如皦日終冀相公
垂聽鑒其出于中心之誠從容一語開陳於黼座之前
俾如所請授一合入待闕差遣不惟得以全微臣始進
之節抑足以見公朝待士之禮廉恥之維益張辭受之
義益著豈獨小己之幸抵觸威嚴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祕省乞補外申省劄

其一介疎遠問學荒拙濫塵冊府已踰三年每懼無所
補報亦欲更歷民事勉効綿薄兼以私計不便欲望朝

廷檢照更迭指揮特賜敷奏陶鑄在外差遣一次某干
冒鈞嚴下情無任

又

某晚學空疎昨蒙收召周旋冊府首尾五年叨竊已多
毫髮亡補去歲九月嘗以更迭為請欲勉効綿薄更歷
民事蒙降指揮不允官卑人微不敢繼陳因循至今每
切慚懼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陶鑄在外合入待闕差遣
庶安愚分亦便私計

紹熙二年八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提舉江南
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替黃黼成資闕

乞外申省劄

某疎賤一介行能淺薄昨蒙收召擢寘郎闈旋陞宰掾
叨竊已多毫髮亡補日虞曠敗方清朝綜核名實更治
考功某向雖持節兩路僅踰歲年涉歷未久欲望朝廷
檢照更迭指揮特賜敷奏除一在外合入差遣敢不究
心民事少圖報効亦便親養尤為人子幸願

辭免除右史申省劄

某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惟右史分侍殿堦夙號清選
必簡求於雋彥或參用於老成如某者器資至凡學識
殊淺再塵班列亡補事功比嘗控於愚衷祈更試以民
事敢圖親擢猥及鰕生矧方求去而得遷是曰微榮而
飾行自知甚審人言謂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還誤
寵改畀真才仍檢會某劄子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幾
小已全進退之義公朝協選授之宜所有恩命某未敢

祇受

再乞外申省劄

某晚學荒陋再塵班列行及二年每懼無以補報今春
嘗乞補外更試民事忽冒恩除控辭不獲芻勉就職期
以秋涼復申前請繼有出疆之役茲幸訖事兼親老守
官京口昨苦臟腑之疾雖已安愈人子之心日夕係念
若得少需官次庶幾往來侍旁便於省問欲望朝廷特
賜敷奏除一在外待闕差遣實便私計

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除直煥章閣知慶元府填見
闕

辭免被召申省劄

某輒有誠懇上干鈞聽昨準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四
日三省同奉聖旨衛某召赴行在某聞命震惕莫知所
措某竊惟朝制申嚴庶官不許辭免某位卑人微非敢
犯分有辭仰恃聖朝隆寬盡下迫於私義輒敢控陳伏
念某性資凡窳學業淺薄頃繇儒館濫將使指雖知罄

竭迄無裨補轉徙未幾遽罹內艱豈意罪逆餘生尚蒙
齒錄甫臨吉月猥頒詔旨仰戴恩私非某隕首所能報
稱緣某憂患以來疾病交攻心志摧落加以偏親憂中
卧病召醫治藥方幸稍瘳而某涉秋復苦瘧疾形體支
離坐是恭拜成命忽已幾月未能犇走就途深慮稽違
自干典憲敢具情實控告朝廷欲望矜容特與敷奏姑
寢召命改授祠祿或在外待闕合入差遣假以歲年使
得休養且便私計異時或可上備驅使某不敢辭

辭免知贛州申省劄

某聞命之初不勝震懼伏念某學業迂踈性資愚戇徒
繇末第獲並英游頃自宰僚擢陞柱史屬親老多病力
祈外補所冀便私繼以叨塵非據遂致煩言杜門省愆
不敢毫髮覬倖而某罪釁崇積竟罹家艱零丁孤苦偶
爾不死自念賦分涼薄憂患相仍加之弱質蚤衰志氣
頽墮益無榮進之望敢圖誤恩投拭試郡自非公朝收
拾士類不遺葑菲某何以得此惟是章貢名邦責任尤

重雖尚需闕次未應控辭某退揆非才稽之舊比起於
閑廢止當奉祠儻或冒居切慮重干清議伏望朝廷特
賜敷奏姑寢成命改畀祠祿庶安愚分

辭免兼中書舍人申省劄子

某驟聞寵命載惕危衷伏念某素乏才能重罹憂患比
起家而為郡俄奉詔以趨朝留賓頌臺躡塵清貫曾未
淹于歲月顧奚補于涓埃乃玷恩綸俾兼詞掖惟中書
出令之地實天子代言之司識匪著龜恐幾微之或昧

文慚斧藻于潤色以難工雖號攝承詎應忝竊儻稽控
避必速顛濟伏望朝廷特為敷奏許收還于新渥姑專
領于舊官既穆師虞亦安愚分

辭免加食邑申狀

某近再上表辭免轉官恩命伏蒙聖恩降詔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除已祇拜詔書外準閣門降到轉官告一通
內帶行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照某該遇去年
十一月二十日郊祀大禮赦書依例加恩近已準告加

食邑三百戶今來轉官告內帶行加食邑實封事某自
揆疎外疊冒恩華若不控辭恐貽物議不敢別有奏陳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許免帶加恩庶安愚分

第三次丐祠申省劄

某昨以疾疢交攻不任間寄累嘗具奏陳乞投閑仰蒙
公朝未賜從欲感激隆天厚地之恩非不願勉竭駑鈍
圖報萬分近自秋晚故疾復作目視昏花心神怔憤問
醫視藥略無少效日省案牘隨輒遺忘若非早得歸休

立致狼狽欲望朝廷俯念由衷之請實迫衰盡初非矯情亦非避事特與檢會前後所乞宮觀文狀亟賜敷奏俾得以桑榆暮景終老林壑實出造化終始生成之賜伏候指揮

進士及第謝皇太子牋

某等言伏蒙聖恩賜某等進士及第者旒冕臨軒垂聽而問布韋造闕悉意以陳戴聖度之優容湛恩光而下被榮逾褒袞惕甚履冰竊惟勤學為太平之原流化自

京師以始周之王世子而與俊造齒示不廢善良之求
漢之子大夫而有孝悌聞必使居輔翼之任蓋玉質之
既粹則金聲之迺彰凡以言揚繇其教染故郡國舉茂
異之等而鄉閭獻賢能之書多士以寧得人為盛允賴
元良之正聿來黎獻之臣茲錫第於彤墀宜貢誠於青
禁伏念某等材奚足算技亦無他徒知畎畝之愛君遂
欲草茅而言事漸兩朝之率育丁三歲之比興輒妄試
于有司不自量其無學見聞甚陋烏識朝廷之宜悃悃

則忠庶盡臣子之義方懼猥塵於乙覽豈期僉預於臚傳冒寵實多拜嘉敢後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雅崇經術敬接儒宗講就將於閒燕之清贊涵泳於雍熙之洽振洊雷之隆響有鳶皆飛揚少海之餘波何鯢不化遂令庸品亦玷賢科某等謹當允蹈初言篤持晚節射天門之策得之若驚望甲觀之光敢不再拜某等無任

除密院謝皇太子牋

執法南臺曾未裨于風憲本兵右府忽躡預于事樞叨

再命于決辰繇九重之親擢恩深感極責重力微中謝
伏念某自守戇愚初無學術久安田里已絕望于華涂
孤立班行每願殫于忠悃當天地清明之始蒙君父特
達之知責以盡言寘之絕席埋輪而辨梁冀之逆夙懷
嫉惡之心騰章而白霍雲之奸仰助去凶之政囊封尚
濕綸詔復攷驚帝渥之殊常俾廟謨之參預方未寢甲
兵之問媿難裨帷幄之籌望鶴禁以知歸念鴻私之曷
報茲蓋復遇皇太子殿下德充三善本繫萬邦傳東序

之經蚤富多聞之學辨南陽之牘克除羣慝之根于問
安視膳之餘見樂善好賢之至肆令淺陋首被東求其
謹當思盡其忠不負所學重暉重潤幸瞻主鬯之儀惟
時惟幾勉贊折衝之畫某無任

除參知政事謝皇太子牋

幾廷陪議蔑裨宥密之謨政地掄材誤玷疑丞之選褒
揚大亟懇避弗俞聯黃闥以懷慚望青宮而知感中謝
竊以柄分二府均欲得人任重四隣豈容充位必擇爽

邦之哲父始副更化之清明如某者賦性慙愚奮身寒
遠周旋中外徵它技之可稱踐歷險夷惟此心之自信
徒以班行之孤立遂蒙君父之異知方畀之南司長憲
之官驟付以西樞本兵之柄豈謂攝承之暫徑叨參預
之崇再月屢升攷前聞而希有小材大受揆弱植以難
安矧內而百度之欲修與外而三邊之未定念曷當於
委寄恐虛負於延登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學廣多能
德充三善龍樓日侍助成乾斷之剛鶴禁聲聞允繫震

維之望念慮靡忘於國體薦敷時達於宸聰廼使微臣
與聞廟論某敢不勉摠丹悃圖報鴻恩綴虞室之股肱
願繼明良之盛瞻漢庭之羽翼喜依暉潤之新某無任

賀皇太子元正牋

三朝之會四海月吉始和一人之正萬邦天休滋至誕
裒蕃祉茂對端辰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明繼黃離
剛潛蒼震星暉海潤德已達於九圍玉裕金聲學更宗
於三善履端於始與物為春某濫守虎符阻瞻象輅心

馳魏闕莫隨諸侯北面之朝口誦楚詞惟祝太一東皇之壽

又

端月御辰歲稱獻歲前星垂耀宮曰春宮一人元良萬邦和悅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剛潛存震明炳重離左右之皆正人誠身有道朝夕之視君膳立愛惟親茂對三陽永膺百福某久違金馬假守銀菟濯足升泉曉尚行於湘水舉頭見日身未近於長安

又

帝從震出寶闕一索之祥元自乾亨久積初潛之慶和
薰四海喜入兩宮其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德盛溫文
幾參兢業龍樓曉駕祥開曉日之重鳳律回春大襲春
闡之慶肅視九重之旒冕光膺萬國之貢珍某屬守洪
都逖違青禁陪位太極殿阻觀獻壽之儀衣服外寢門
遙想問安之始

又

堯年起丙載新鳳歷之頒夏正建寅仰協龍杓之指萬
邦以正百祿是適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賢智夙成
溫文天稟春回嶰谷剛潛蒼震之亨日出嵎夷柔麗黃
離之吉履端於始長發其祥某舊忝儲寮今叨藩牧後
天下之樂濫假寵於虎闈布正月之和遠馳神於象魏
賀皇太子生日牋

瑞鍾彌月式臨十四月之期候正中秋允兆八千秋之
壽臣民胥慶宗社增輝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天錫

聰明日新問學心懷兢業贊成克舜之無為德盛元良
坐致殷周之有道聿來長發茂介延洪某席蔭東臯殿
藩南服儲闈有慶莫陪拜手于鴈聯帥閭攸拘惟劇馳
心之燕賀

又

祥光赫奕前星符千載之占瑞氣鬱葱初度應九秋之
正慶綿宗社歡浹華夷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道本
聖傳德由天縱龍樓問寢無非怡悅之心鶴禁崇儒益

富緝熙之學茲臨震夙彌介熾昌某嘗侍賓筵久共侯
度衣冠甚偉莫陪羽翼之聯福祿無疆請祝岡陵之壽

賀皇太子冬至牋

黃鍾協律一日驗於復來青輅發祥萬物由乎震出裒
時蕃祉茂對初陽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海潤星輝
金聲玉裕行一物而得三善儲德克岐舞六佾而建九
旗禮容有變履此迎長之候昭哉滋至之休某假守熊
湘阻趨鶴禁合八能於漢殿莫陪北闕之朝啓九辯於

楚歌請祝東皇之壽

又

堯雲在望又新五物之書漢日既長丕顯重輝之慶歡
騰赤縣喜繞青宮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明炳繼離
剛潛潛震虎闈獻頌豈徒履襪之供鶴駕通霄永使甲
兵之洗萬邦以正百祿是道某昔隸宮僚今叨藩牧珠
躔連五莫瞻太極之朝圭景丈三彌望長安之近

又

鳳簫制律潛陽方動於黃鍾鶴駕通霄問寢式嚴於紫
禁歡均震宇慶溢儲闈某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恭敬
溫文聰明淵懿一日二日兢兢參萬事之幾再朝三朝
業業致兩宮之孝適觀道長益屆休滋某昔忝宮僚今
叨間寄象雷之復共欣出震之期迎日之長永仰重離
之照

又

璿璣觀象一陽當來復之辰鍾律導和萬國共履長之

慶丕膺純嘏允屬元良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淵懿在躬聰明冠古親賢鶴禁不忘疊疊之心問寢龍樓常有怡怡之色茲與剛而寢盛宜受福以無疆某雖遠承華可無善頌休祥滋至當觀乾健之潛藏德業彌新更玩震亨之修省

隆興府到任謝皇太子牋

某抗章求免甫離翼軫之墟被詔促行倣抵斗牛之分已望龍墀而拜寵載瞻鶴禁以輸誠某中謝某竊惟洪

井之奧區實號阜陵之潛邸自隆興升府之後地望愈
雄由乾道擇牧以來民生益厚屬近歲偶鳴於桴鼓致
清朝重遣於油幢久弄印以疇咨期植旄之僉允而某
就衰景迫已試技窮任棠水薤之規粗知佩服黃霸米
鹽之政敢急奉行每懷一日必葺之心居乏三年有成
之績賴褒揚於黼宸遂改畀於藩垣當黜蒙遷莫副大
稱之職祈閑得劇仍專盡護之權雖還鄉足以爲榮然
負乘豈能無懼既宣上指敢昧殊知茲蓋伏遇皇太子

殿下功妙參乾道明出震朝日夕月光輪重被於賡歌
學禮讀書申閱助求於謀帥肆令朽鈍猥與甄鎔某敢
不厚自激昂期於報稱當使政平郡國無勞辨牘之明
更令盜息潢池庸贊撫軍之略

福州到任謝皇太子牋

江湖襟帶之區久孤委寄閩粵衣冠之會又玷蕃宣申
巽命以維新望震宮而知自某中謝伏念某壯猶祈退
晚豈貪榮聽元戎之五更喚醒松江之夢安故山之一

壑頗懷菊徑之荒第以當宁簡知累朝恩遇託股肱之
親信畢筋力以馳驅南北東西惟上意之所用禮義廉
恥則中心之不忘柰已試之罔功乃求閑而得劇督府
尊雄於它鎮儲潛炳煥於神光曾是非材若為勝任茲
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動無過舉居必正人夙成稟玉質
之溫密啓贊淵謀之決遂使賓僚之舊存叨聞鉞之榮
某敢不歸仰元良布宣寬大於天文為星紀重暉有爛
於前星以聖化冒海隅增潤更資於少海

謝寶翰後樂二字牋

臣某言伏蒙令慈親灑寶翰頌某後樂二字者衡宇偷安竊微言而佚老儲宮念舊飛妙墨以標名榮光燭天愧汗流地某中謝伏念某才疎意廣實淺名浮然生長吳王闔閭之城嘗習聞范公仲淹之語謂不以物喜此乃古仁人之心故雖在里居皆當後天下而樂尚友一鄉之善輒營環堵之居冒假寵於黃麾辱垂光於綠字閒鷗渴驥潤涵少海之波翥鳳盤龍輝粲瑤山之彩假

大書特書之賜擇獨樂衆樂之安拜手知榮拊躬曷稱
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日新盛德天縱多能先物沈幾
夙辨南陽之牘褒功記德躬題東渭之碑謂某嘗陪羽
翼之聯欲竊桑榆之煖憐某屢守股肱之郡願全樗櫟
之天丕加鴻藻之摘庸作菟裘之寵某敢不寶茲大訓
銘在懦衷松柏歲寒益厲後凋之節簞瓢陋巷永堅樂
內之誠

上留丞相劄子

某所陳交子之弊前牘粗見一二某竊體朝廷本意惟務便民但遠方事情纖悉曲折一一非親涉歷有不可踰度逆料者某既見公私不以為便日夕講求亦參攷乾道間已行始末乃知議者始謀殊不審今日之弊盖所必至朝廷勅法便民民苟不便必不憚於改法第恐首議之臣業已誕謾展轉遮護以風旨動搖屬部俾淮民實情兩路通弊壅於上聞此則清明之朝所當察也某昨所申審竊念入納分數於歲課增虧誠有關繫然

目下不過鹽商少優官司少損其興販折閱及行使阻礙等弊未能盡見至若因交子不可通行遂致官會艱得客旅不至物貨稀少市井蕭條淮民無以為生行者居者均受其弊利害尤切蓋官會流轉必資客旅客旅既少官會亦無官會既無價直必貴價直既貴客旅益不來勢實相為消長斷無可疑某非不知竊祿偷安可以苟延歲月向來辨析私錢已觸憎怨今交子為患雖不一度其勢逮某僥倖終更猶未至於極敗而不可支

然念一介無似誤蒙委使民間利病職在咨詢惟恐弗及聞知若知而不言盡為身計則善如負朝廷何如負百姓何由是隱之於心反覆紬繹屢作復輟懷不能已卒以吐露因到任半年合條具事件併錄奏聞更乞察其區區懇惻願欲裨補公朝之萬一詳賜觀覽博詢在廷參酌施行庶幾兩淮獲霑實惠少革故吏奉行欺誕之習甚至微極陋賦性介拙自頃濫綴朝行孤立自守矧方居遠外誰復助之仰恃大丞相至公樂育謙虛無

我有以照臨容護之耳如一毫涉私是為欺罔固不敢
屈邦典以累大造也亦惟廟堂有以矜念之幸甚

上沈運使作賓書

某近以部胥隨使客行草率修狀繼淮陰陳監稅及魏
知丞行各具幅紙當次第塵崇聽不以煩瀆為罪否山
陽攝事諒勞神用葉守已有趣行之旨第須入奏未免
小濡滯爾和糴未得台翰之先嘗聞一二昭文亦言已
作書密諭少緩之意日來諸處皆告病已一切弛之矣

平糴本良法但先後失時反為弊政要是八九月之交農人有米質債方急富室邀以低價之時有司出此則可以持平公私俱利十月以後場圃一空小民所有悉折而歸大家民間既無米而所在和糴是徒為富室增價牟利農人反食貴米不如凶年所諭未見儲蓄之利先致科抑之擾誠是也某竊稍毫髮亡所補日虞譴何此一司專治獄案四方奏報日至窮日之力不暇給往往州縣之獄凡死囚必作情節奏讞幾無復有詳覆者

累朝好生之德固當從寬然殺人者率不死亦何以為政此又姑息之一弊也尊契丈向嘗涉歷亦以為然否因筆謾及之迫冗篝火布此莫究所情萬一餘惟為眷注方厚崇護茵憑即奏詔歸之渥拳拳真禱

上淮西張運使書

某自承玉節建臺未得專修慶牘比兩辱真翰亦久稽作報茲又領近帖展玩采劇愧感所論荆襄利害極為詳盡且曲當事情賞罰之說尤切中時病平甫作略不

凡廟堂深知之近因除授頗云云遂惹物議然其才決不容久閑也但謂彼使之來即誅之竊有疑焉倘見得彼已分明有何不可若彊弱衆寡之不敵恐未可輕言至于備禦誠不可不嚴可戰可守而后可和此不易之理所遣使輕脫誤事賊情巨測且明告以師期邊頭亦整密否比聞分遣幙屬招集忠義想施行必有次第以往事驗之恐不可與大軍襟用須就其間推擇頭目人為之統率萬一可用以出奇牽制不知高明以為如何

最。是。此。間。動。息。彼。無。不。知。而。此。絕。無。間。探。何。以。禦。敵。耶。
因。筆。一。一。垂。教。幸。甚。茲。因。便。介。姑。此。少。謝。謙。施。未。既。所。
欲。言。餘。遲。嗣。布。

上京知院劄

某恭以某官天與駿明之才夙負經濟之學器博量閎
識周慮遠參之本朝名輔當在歐富韓范諸老之間故
其坐廟堂華戎震疊宗社光榮天人之意盖可見矣惟
天下方來之變何窮人主悠久之意難持大臣之責任

彌重相公燕居深念必有以處此某心乏精微言其梗
槩伏冀鈞照某伏惟朝廷清明號召四方之賢俊共起
治功某一介晚後藝學無以踰人材術不足經世何以
上貽簡記猥蒙召旨此知院相公垂意人物不間遠邇
有如鈍頑亦在齒錄欽惟大公樂育之度非為私德顧
某宜何以報惟當勉勵初心益堅素守期不辱于知遇
拳拳之誠有如皎日

與四川制置立侍郎宥劄

某恭承以西清秘職總梁益劇任詔下之日公論翕然
謂宜蓋疇咨在廷德望威名無出公右者然振代儒英
踐揚中外且領計使已再期便應真居三事星我一面
猶煩坐鎮豈天意益飭具瞻公衮台路固若時登用耶
執事是行不特為西人賀抑為天下賀也某誠切某惟
今全蜀之寄事任雄劇孰不謂然有如識者之慮民困
於重征兵習於世將培根本於閒暇察事機於隱微異
時規恢遠圖亦必基於此本末先後之序執事冒中所

固有不待講而明至若百州生人翹首俟惠必有以慰
答其望歲來莫之意矣某恃眷無外僭越慚恐

留守制置丘侍郎密劄

某杜門野處遠竊宏覆寧不知幸謹熏被拜狀上訶記
曹瞻睇高牙邈在雲景未辰趨覲敢乞為宗社倍重練
輔粹冲佇聽廷揚進持魁枋式慰中外善類之望某區
區虔禱某歲在戊午嘗僭列私記旋蒙誨報甚寵爾後
屏居田里繼罹艱棘孤苦萬狀不自意存全比及免喪

復經於多病餘息僅屬人事益廢坐是湮晦姓名久不
塵几格跡若闊䟽然平生師仰之地其歸鄉依慕實不
以書疏有無為間也未審尚沐矜宥否侍郎三朝舊德
卷戢大猷退處不競之津且十年上心清明洞燭羣枉
近者鋒車趣還延和錫對論議剴切聞者興起謂宜直
總三事覲煩護鑰北門傳聞道路朝家力欲規恢今敵
勢若可乘國恥固當雪獨不計在我者何如傳云盍姑
內省德乎無關而後動晉武將平吳羊祜言既平之後

當勞聖慮矧事緒不止一端成敗未易隄度先生為國
元老休戚同之燕居深念必有以處此矣某一介晚陋
憂患摧傷之餘學業荒落志念頽墮益不堪時用偏城
遠次上恩已厚未知所以稱塞它何足言者茲因修敬
并叙悃款且仰恃知予素深輒復僭及亦區區愛不恤
緯之憂切乞有以警訓存全之某幸甚至望

與鎮江字文侍郎劄子

某託契門牆蓋有年矣晚綴班行蒙一見之初顧與特

異意氣傾寫平生得此於人殊寡區區銘哉未易名言
拜違顏誨脩踰半載無日不勤尊慕尋常於書疏懶拙
復因多事跡成疎闊中間辱賜翰之先亦稽修謝朝夕
負愧無以自文尚冀海嶽宏度未譴斥耳侍郎鎮護北
門兵民按堵方三邊繹騷長江增九鼎之重且號令精
明區畫曲當物論翕然所以儲天意飪民瞻端在是矣
某晚陋亡取濫塵朝蹟歲月推遷叨竊踰分無非門墻
吹噓教誘之賜寧不知感惟是知慮短淺無一毫髮可

以裨補未知免戾之策日俟來歸庶再得所親依也督
視臨行言相與素厚凡百想通情和議竟可成否賊騎
去來不常間探亦得其端緒乎因筆切乞寵報一二不
敢廣也撥置姑此摧謝萬一未即侍對敢乞為宗社崇
重即前虛左之拜

與江淮宣撫丘尚書劄

某一去門牆浸更年所鄉者掃軌田廬嘗得時貢消史
之敬竭來班行久安媮墮驟因醕應節春秋承興寢越

至於今竟成曠弛獨有此心尊慕道德炯然不誣茲審
疇咨大計僉屬真儒晉陞常伯之聯增重中權之寄成
命一出人心翕然易危為安端在此舉尚書四朝耆德
宜端委廟堂以穆王路屬時多虞廼煩經理實惟尚書
生平抱負必將措之事業天意固有待耶側聞行臺所
下教命切中機要愜滿物情防秋非遠疑慮多端萬全
成算計已先定中外益恃以無恐矣某冒昧此來初不
過為之郡計誤恩復留宿數月遂爾徼踰非教誨成就

有素何以得此哉自惟學殖荒落文字蕪糲處非其據
重以時事方殷瑟縮就懦無補毫髮日懷尸素之懼惟
尚書先生不吝警告深所願望邇來邊報無它否北土
早涼自來敵常用衆或言入寇必自安豐鍾離歷陽徑
趨江面彼懲覆轍未必盡然要是彼情難測且蓄全力
以伺我想區處略盡正不贅言耳數月以來當路大明
黜罰觀聽為之一新都人爭傳以為端有所自三軍聞
之當亦吐氣此亦折衝之一助也因筆僭及自餘心曲

非筆舌可究姑此少見賀厦萬一併叙謝悃未即侍拜
敢乞為宗社生靈保輔冲粹佇凝茂勛丕對顯冊式副
具瞻某不勝歸依頌願之至

與倪侍郎思劄

某拜違誨範十閱寒暑拳拳此心每知尊慕頃歲若節
春秋往來茗雪間念一造門牆憚於人事趣不果昨拜
建寧所賜真翰仰認撫存之眷時適留先塋失於即稟
報揭來京塵擾幾旬月欲拜尺書叙此梗槩久閑驟爾

酬應誠出黽勉復墮因循倘以踪跡之闊疎擢髮不足
數其罪尚恃平素知照有以諒其中曲否茲審上眷舊
德召還故官仰知一世望實之尊當徑總三事乃慰物
論此特登庸之階未足多賀也某晚陋亡似憂患摧傷
之餘無復榮想故冬以章貢及瓜被旨白事忽沐誤恩
留寘班行宿留推遷遂爾忝竊實踰涯分疇非侍郎夙
昔吹噓之賜寧不歸感惟是賦資鈍懶加之多病廢學
謬當文字之選自揆荒拙日虞曠敗且負鵜梁之愧茲

幸大匠來歸朝夕遂獲親近必蒙有以訓警存全之其
忻幸不啻百倍它人也回首道山陪侍之日已二十年
人生聚散固有時耶但屈指同舍所存無幾尤可太息
自餘所懷即容面既

留守制置丘樞密室劄

某拜違誨範屈指十有六年拳拳尊慕有如一日故歲
夏中嘗得貢尺書旋拜真翰為報爾後汨於多事坐成
曠弛雖此心炯然亦何以自見尚賴寬明矜宥幸甚權

臣誤國妄啓兵端不特南北生靈肝腦塗地且耗竭國家五十年儲蓄國力殆不可支神怒人怨禍將罔測宗社有靈儲宮密言於上奮發英斷一朝誅斥曾無留難天日清明中外幸慰相公以累朝耆德宜即歸廟堂以副厲精更化之意主上以敵情巨測和議未定欲少借威名德望為諸將素所歸屬者鎮拊之姑畀留鑰以須委任使敵人聞風震疊坐銷氛祲亟臻綏靖蓋虛揆席以待也某晚學荒陋加以憂患摧挫多病早衰無復有

為之意再玷班行強顏二載遂叨從列職在論納不能
先事有言致上勤獨斷宜蒙罪斥聖恩猶以為孤立擢
長憲府甫及旬浹未有毫髮裨補遽俾晉貳幾廷兼攝
政地真是承人之乏辭不獲命冒處非據食息惴恐且
事權散失之久巨姦專擅老貪同惡一意順從執政於
所施行事至有絕不與聞而耿史之徒實專之者今方
稍稍收拾猶未盡見首尾事隨日生文書山積疲精神
於期會簿書之末勢當少清之且伺隙乘間寧無其人

所繫尤大非筆舌所可道自量綿薄決不勝堪日徯衮
衣之歸正位鼎席儻辱加惠門墻之舊使得佐下風庶
少寬罪戾某夙蒙知遇不薄不敢於此時為鬲上語也
某已拜書至此忽令子宣機見訪出示所賜釣翰再拜
捧讀慰感千萬但日來邊頭雖無甚警報而權臣輕信
妄作呼吸羣小忽遣數輩往兩淮招集雄淮一軍目前
惟恐所招不多全不揀擇淮西至踰七萬皆用効士廩
給所得多羸弱饑民不涅手面無營柵無統率已多有

散而為盜者顯望相公開府此等事皆可隨宜處分已
一面議遣常寺丞叔度及林拱辰分隸揀汰緣日費浩
瀚已有乏興之憂事緒非止一端相公早出一日則江
淮一日受賜昨日已再有趣行之旨相公必深體上意
且有以稱孝宗知人之明於四十年之先也撥置略此
拜覆未究欲言霜寒次舍間益加保護行膺顯冊

與陸待制游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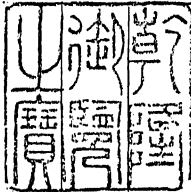
某故歲以謁陵之役獲扁舟造門蒙飲食教載之意甚

厚至今猶落夢寐間也拜違恰一歲周日困塵事不獲以尺書至几格便中兩辱誨翰欽認尊謙申玩慰感七以借諭某伏蒙垂戒先國太夫人贈典尤荷不鄙即以轉達毛紫微仍取誥命附來使申納敢乞臆知某憂患餘生無復榮想偶沐誤恩留賓班行馴至叨竊已踰涯分且時事如此自揆晚學荒拙亡毫髮裨補日夕惴懼未知免戾之所儻眷念不替因風更有以警訓之某深切願望匆草稟謝所懷莫既伏祈鑒察

與黃正言劄

某拜違顏範不記歲月之流駛雖音訊曠絕而尊慕德
誼炯然此心當求於形迹之外嘗蒙寵賜真帖亦失於
修謝尚幸寬宏未督過耳比審側席思賢趣頒名節諒
深驩慶方元惡竊弄威福之初正言抗奏逆折姦萌使
曲突徙薪於是時貽禍稔惡何至此極耶益知先見之
明非衆人所可企及也某晚陋亡取再玷班行久欲引
去忽值主上更化擢寘中司遽叨近列控辭弗獲冒處

非據日負憂責凜若淵冰未知攸濟所幸自是親炙誨
論庶有以警策其不及少寬罪戾想必蒙矜念也匆匆
姑此布露萬一自餘惘歎須面待以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樂集卷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舉人臣黃道賔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五

宋 衛涇 撰

書

留守制置黃侍郎劄

某猥以非材承乏政地緣國計不支急於就和他悉未暇凡更化後所以維持經久之圖曾未及與一時諸賢相與熟復講求和使甫行某旋即罪斥某不自量揣冒處非據獲戾固宜但於門下以夙昔傾鄉之功而匆匆

有懷未吐至今為恨自還田里杜門念咎加病悴人事
廢絕不能以尺書自通前冬令外孫軍資見過領所誨
函因循亦弗果修報徒有尊慕拳拳之私日夕往來于
中茲沐譙光游枉真翰存勞有如何以得此此情愧感
不容筆墨殫叙也侍郎一世儒宗向忤權姦怡然袖手
幾十五年海內善類益知斂衽下風歸陟從班未究猷
為之盛上以江淮事任雄劇自全閩易鎮少藉威望足
以震疊側聆開藩首舉荒政發廩勸分不遺餘力無異

富公青州時其所全活抑不可勝計矣行即報政入登
廊廟盡展素蘊必有光明俊偉傳於無窮者某竊伏山林
拭目見之幸甚幸甚

答江淮宣參常少監劄

某間違儀架轉矚許時瞻仰之心未嘗少置比每於廟
堂書中竊見遇事精明區處詳審不勝嘆服且動中機
會幙中之畫可謂獨賢惟是應酬鮮暇不克一一明別
具報惶恐某疎拙亡取輔政非才自知甚明半歲之間

雖粗自殫竭然衆責交至有過無功久當引去以和議
未定遂成淹緩甫聞安濠撤戍亟上章丐免而罪戾崇積
竟煩清議上恩保全俾歸田里殆皆庇存所及自是杜
門一意省循天下事得諸老偕時賢相與扶持獨為太
平幸民豈非至願乍歸塵冗且十二歲小女疾暴亡憂
撓未果附便上狀忽蒙專介寵賁誨帖存問勤渠展玩
慰感亡以借諭排悶布謝莫究所懷萬一何由晤見敢
冀為眷簡方厚珍嗇粹和嗣膺持橐之寵

與李參政壁劄

某伏自陪侍三館之游荷一見傾蓋情均手足中間契闊歲晚再獲同朝情好益篤適時多事每蒙開心相與咨詢下及某亦未嘗不罄竭愚慮所愧無所裨補自惟短拙誠無以瘡人至於朋舊惟知用情事之可否利害輒抵掌劇論寧失於侵忤若媿媿面從退有後言生平所不為也暨權邪既誅濫吹憲府區區正望參政借重廟廊圖回久大某得自勉於職業之所當為不謂煩言

遽興雖力沮止之迄不見聽相公既翩然引去某遂踵
賢武而退屏居以來人事一切廢絕獨念於相公情分
二十餘年如一日懷仰之勤每落清夢不覺吳蜀萬里
之遠也某竊聞旌騎還里綠野午橋左右圖史間以觴
詠有足樂者近新進士嘉定家教授相過能道燕處之
詳極用自慰第相公抱負經濟之蘊未盡展究當復為
宗社之重一出使斯文有所蒙賴事業益以光明俊偉
此海內善類所共屬心也至望至望

與提刑李祕書直劄

某別奉檄度不知幾寒暑頃歲再塵朝列適時多事數
勤真翰所以相與之意甚厚逮今感藏去國以來多病
頽懶人事盡廢平生知舊例成閤絕雖有尊鄉之私無
以自見敢意眷存遠煩專介寵貽誨飭詞采燦爛意氣
傾寫顧何以得此展玩不容釋手感悚感悚祕書名門雋
望長才偉識經綸開濟之事業皆所素講方敵勢披猖
荆襄要地備禦規畫隱然長城之固朝家蒙賴為多更

化甫決旬觀使叅政令兄遽爾引去某已大失初望而拳拳於門牆不能不為過慮蓋漢卿諸賢亦以為言但是時議論紛紜已不容一某之綿薄殆不能支未幾且以罪斥它不待言而喻矣繼審復申前命閒中聞之深以為喜賢者所至治聲隨風而流借重憲節亦既許久良棟大壁當為明堂泰壇用豈外臺所可淹卹詔趣計在旦夕續得馳慶某疎拙亡取向以用踰其分自速訶譴荷上恩保全其歸杜門田里不覺五年一意農圃退

揆固功坐叨閒祿已為微幸近者忽被進職守藩之命
已再上免牘得請乃幸耳某去歲自秋徂冬苦於多病
至使往來都城滯留數月及此始克修謝中曲萬緒莫
究一二鄉風第切怕系餘冀酌時之宜倍加珍護

通前漢州魏校書劄

某昔年班行數奉顏采適當多事於一時諸賢未及吐
露中曲然此心卷卷知所敬嚮繼承以謹言直道翩然
勇去徒有嗟惜而已逆曦之變料歸艎未遠嘗從史當

路猶覲復留又有尼之者今不復可言逮權饗誅斥上
銳精更化收召衆俊虛宁方急而賢者難進抗辭甚力
旋聞遽罹心制未幾某亦以罪行矣杜門念咎不敢與
世相聞昨見邸報知申詔趣覲迺承自詭外庸益仰識
度過人甚遠每惟先朝擢用人物未嘗不踐揚中外錯
綜麤細故其望實堅凝器業閑大皆足以鎮安宗社聳
聞敵國百年之間名德相望蓋可數也閣下蚤負大名
操行剛正進退不苟此其所存豈易以淺近窺測及茲

暇日培植深厚講究聖賢功用異時行事深切著明無愧前修可也某叨竊閒廩又且滿秩願一意休息投老農圃春首忽有長沙之命控免弗獲冒昧一出殆非得已適承寇盜甫定紀綱縱弛之後凡百極費區處幸得一稔公私賴以少寬頻年哀病非復故吾度歲即上歸耕之請吳蜀萬里邈未有再晤之便日徯遠用猶得拭目田野間耳郡事紛冗稽留來使撥寘布謝未究所懷尚容續訊它有可以規警因風毋靳幸甚

與湖北制置趙祕撰

某惟殿撰學識之正材猷之遠潔廉之操亮直之風播
在搢紳蓋非一日當宰邑時已推雅望今茲盡護外閫
乃三垂輕重所繫天下安危所喜鎮撫得人疇不交賀
嘗記退之謂柳中丞曰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
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今殿撰是已又謂所以服人
心者在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殿撰又有焉此真識
時務之俊傑某何足以當俊乂之稱自念衰朽竭來鄭

鄉聞長者之譽益熟何當一遂識荆之願耶引領苴蓀
臨風怕結別冗占報不敵所施尚惟恕照

應大諫劄子

某逖違符采歲籥洊更疎候寢興仰高杓嶽侍讀大諫
英氣邁生正色敢言擢長諫坡雅稱上意奏篇剴切疎
動朝端惟扶植清議培養善類以裨君德以正國是區
區有望僭敢誦言啟沃輔台匪朝伊夕某分甘閑退洊
領劇繁去國八年三叨閫寄眷言甌粵重增江湖地大

事叢哀遲何稱靖原攸自端出吹揚一再控辭俞音終
閱循牆莫避龜勉欽承已遂拂龜詎忘摧謝有嚴牘禁
莫致駢儷皇恐皇恐惟是離家浸久三徑易荒異時扁
舟松江得全仕止之義又在所以終始之尚賒瞻承更
期葆毓粹和參酌氣序式副前禱

知福州日上廟堂論楮幣利害劄子

某嘗考楮幣之制始于四川交子雖行于乾道而實胚
胎于紹興之初時方渡江兵革未息因措置糴本嘗用

督府主管財用張澄奏請於行在所置交子務造交子三十萬先用之于江淮中書建言交子錢引并沿邊糴買交錢係祖宗舊法乞先椿撥一色見錢一百五十萬緡印造交子一百五十萬道分給諸路以充糴本令公私同見錢行使期于必信決無更改已得旨施行而言者交論謂初未嘗椿撥見錢恐無以取信于人或雖椿而不足或已椿而別用則民間疑而不行行而不久貨財不通獄訟繁興重立法禁將不能勝遂寢罷交子務

其糴本止用關子是時所乞椿錢止一百五十萬未為多也已不能辦其後紹興末年因軍興復置交子務體倣民間寄附會子印造官會張官置吏論建漸廣至乾道間遂決行之初不過三百萬增至七百萬又增至千萬而止立為定界頒行之始民旅便之未幾價直少減孝宗一日宣諭宰執盡發內帑錢銀置場收換特降御筆日下罷會子務盡廢官吏換及七百餘萬民間反思得會子蓋官會之行本助養軍每月支遣立定會子錢

銀分數官會與銀價常相為消長會子輕則銀價重會子重則銀價輕緣既收上會子民間難得銀價頓減時王琪為殿帥一再白廟堂言銀價折閱不免用殿司回易庫錢收買軍人所請銀兩今錢已闕少乞仍頒行會子以便軍民蔣丞相當國因為奏稟孝宗聖訓有曰朕欲盡數收上它時終為民害又卻如此力請不已黽勉從之自是不可復收矣然孝宗每軫宸慮屢諭宰臣云朕于宮中積得會子無用潛與焚毀不計其數外間不

知自紹熙以來用度滋多展界添印馴至開禧既啟兵
釁費耗無涯見行會子通計一億四十萬其弊極矣朝
廷措置收換權宜之術不得不出諸此一億四十萬之
數收及一半以舊會折閱較之價適相當軍民初不甚
以為病獨是豪宗富室之藏楮者驟見折閱下至中產
更相附和不肯藏蓄得官會者惟恐用之不早遂至散
溢于外無少異于未曾收換之時眎之稍輕價亦隨減
此本人情之常若上下堅忍徐徐經理未必不能漸復

其舊緣官司稱提太急民間反以為疑雖施行多端措
置百計令愈急而民愈疑事之既往不可復論如福建
潘倉令州縣以戶籍等第藏會非不切中其病柰何迫
之太甚財貨本流通之物如泉源之在天下或流或止
隨地之宜民間欲藏不待強之而后藏也如不欲藏而
強之使藏必有扞格而不應者如飲酒然勸之飲則不
飲戒之勿飲則愈飲矣潘倉之說行八郡官吏奉承又
過刑禁苛密期限嚴峻至有鬻妻子售器皿賣田宅願

就低價以應令者若非朝廷覺知稍從寬釋幾致生事雖一時會價增至八百以上聞者莫不稱快然未數月四方會子輻湊而至價即減落而創法者旋自悔悟至死猶有遺恨積漸剝削至今春纔及六百二十事之傳聞不如親見實非以陳憲善稱提而增長也已而又復加損至今不過六百上下八部價貫無大相遠乃不相傾而民間通行執會便可得錢此非虛張高價以事欺罔之謂也某材術短淺知識昏闇誤蒙朝廷差擇三冒

閩寄首尾五年自揆衰晚雖無趨時干進之念然豈不體悉朝廷之意勉思效職苟追譴責以全末路所至每切究心亦屢申稟守中半之制而持之以久嚴減價之禁而行之以寬執此而行始終如一若稍覺流通則姑從其便或漸致縱弛隨即申舉或諭以文榜或嚴以約束目前若不快意庶幾久而無弊自至閩中始出官錢依官價兌換及差官點檢潘倉所行民間收會之數雖心知其不可亦不免隨例舉行而猶有不能稱提官會之

議間亦得之道塗若苦自辨數愈見紛紛故一向隱默待其自定向見議者陳述謂官司不貴重會子致會價減落此猶不識痛痒事當論其實而已自中半入納之法行所歷三路州郡民間行用總不過六百上下而官府一同見錢入納作七百七十行使每會一道比民間增二百上下其為貴重孰甚焉議者又謂朝廷以新會一換舊會二為不合失信致會價之減此尤不然且四川交子固嘗折閱矣亦嘗以新易舊矣當陝西用兵增

廣糴本引法寢輕幾至大壞朝廷遣使措置用新引一
道換舊引四道民間初不以失信而不行然其功不在
于收換乃在于換引之後三十年不出泛料而后通行
然交子止行之西蜀今會子徧于東南多寡不同輕重
不無少異姑舉彼以明此而已大要椿撥本錢則權出
于上會子獨多則人情易惑然安可坐視而不救權宜
之術自當時出而用之惟斟酌輕重相度緩急隨時量
力扶助維持優游寬舒使民由之而不知待其久而自

定毋課效于目前可也又有大利害關係州郡根本者
焉今之議者莫不曰不惜官錢兌換可以增長價直殊
不思官錢有限會子無窮兌換未嘗間斷而價之消長
全不相關蓋多寡之異理勢使然非區區兌換所可遽
回也某不敢僭論大體姑以三路言之交割見在之數
會子日增見錢日削福州自嘉定以來十年之內程提
刑與黃侍郎交割有錢三十二萬會子纔七千餘緡至
六年二月蔡侍郎與葉尚書交割總數雖為增羨而錢

之增止二萬官會已至十五萬有奇及去年十二月陳
提刑與蔡侍郎交割見錢通上二十五萬比葉尚書任
內又折見錢五萬官會則三十萬貫矣此某到任交割
之數也以三月之頃而侵兌交割見錢五萬則所餘二
十萬貫不出三二年俱變而為會亡可疑者其它七郡
大抵皆然向有十餘萬見錢者今止存一二萬緡爾朝
廷雖有免銀官會歲約十一萬三千餘貫然除宗子月
俸全支見錢及諸縣數內截撥兌便提刑司經總制錢

之外于此又有移兌見錢之去已十二三本州每月兌換諸廂居民多至萬緡少亦不下六七千貫非侵移交割見錢何所取給蓋自中半入納之後應干窠名錢物無非中半而所出有全用見錢者諸軍料錢春冬衣賜名為中半支出又改三七分而三分官會今隨用見錢兌買又如歲計闕米支遣諸處收糴之外本倉就糴宗子食不盡米及月支零米亦是純用見錢今歲適值科舉舊例人兌一貫以納到試卷為準計兌過三萬六千

餘貫中半所入既不足以支所出則又侵移交割見錢之數紐計數復侵過七萬餘貫所餘十三萬其能久為稱提之用乎若以必出見錢依官價收兌而後可以稱提抑不知數年之後諸路州郡見錢淨盡將何以為繼乎幸而時和歲豐邊鄙不聳常若今日猶之可也脫有水旱盜賊萬一或至調發州縣所儲既無錢銀純是會子何以使人何以集事必至縛手無策當是之時任其咎者誰乎某竊不恤緯私憂過計非一日矣畏縮而不

敢吐露今以衰病日侵願丐祠祿退就閑散若有懷不盡非某平日所以拳拳體國之誼鄙性雖不能詭隨亦素不事沽激平心定氣敢撫利害之實卒為朝廷陳之官會之多勢已至此若謂必椿撥見錢而后可以稱提是誠不知時務欲以畫餅療饑者若夫培植國計撙節用度經費之外痛加裁抑日積月累稍有贏餘暗銷會子之數如四川交子三十年不出泛料庶乎其尚可為此在朝廷加之意而已非某疎外所敢聞也

答嘉興鄭郎中定簡

某昨蒙台翰貢院二字仰荷不鄙夷之意但非所素習
本不敢承洵勤嚴戒之及勉為之殊不能佳謾以繳納
恐未必可用儻別得精筆與免出醜尤幸畏暑如焚弗
克一一眎所施以報并冀恕照某皇恐

小貼子云某少
意字畫有欠少

及不端正處匠者必曉得略漆潤不妨但不可太齊整
古人謂繒帛鋪中主人狀貌非不端正只令人可憎耳
院字左傍如了字之勢士子恐以為佳識卻須令修卻
燥筆或稍近立筆為佳更以台意指示之若燥筆須令
修去也

答提刑程少卿卓

某伏領別緘垂諭會子事敬悉此今日末流之弊更無
它策惟有隨宜措置扶助維持之久以待其定庶幾尚
可為耳且所為稱提猶權衡之於物也權與物均而生
衡言權與物均齊而衡所以平今會猶權錢猶物也既
會多而錢少是權重而物輕勢已至此何術稱提而使
之平乎議者之說正如諺所謂投明要到不管夜行強
以難行而又責近效世必真有巧婦能作無麪不托而

后可也拙者但當退避毋妨賢路而已矧某稟晚多病
益不勝任豈可坐尸榮祿自速曠敗近已力丐祠祿且
盡具底裏言之廟堂謹錄拜呈乞澄按之暇特為詳覽
或理所未安事有未盡望條示見教某誠懶作書又以
此事曲折甚多思有以復來命寢至稽晏并乞台恕幸
甚

與泉州真直院德秀

某丁卯戊辰間備數朝列適時多事雖間得疑晤竟未

得少吐中曲俄以罪行杜門卻掃與世幾絕頃在江湖
見士友往來具知直院以孤忠勁節危言鯁論聳聞中
外持節江左振厲風采不避權強區區此心每切歸敬
嘗因懇請草草幅紙念一致此悃未能也比見邸報審
膺妙柬擢鎮价藩日徯千騎經從庶得近謁以遂鄙願
而某本以非材用踰具分頻年叨竊廩祿亡補公上福
過災生正月中忽感寒濕之疾幾為廢人在告服藥今
幸小愈氣血就衰終未復舊力上祠請蒙恩從欲旦夕

交賤事即就道自此歸伏田里養病待盡豈復有為之
想茲辱台翰副以珍帖展誦再三恍不知所謂豈愛之
厚忘其醜耶不敢當不敢當直院方盛年植立已如此
更持以堅忍養以和平異時德業光明宗社有賴在斯
文斯人矣某已卜十二日出關途中儻得邂逅一見幸
甚扶憊具謝老草并乞恕照

答周知縣寓

某夏中歸櫂小泊津亭特勤枉顧極慰三十年間闊之

懷病體支離莫遑造謝還舍日事醫藥念具尺書叙下
悃未能也清才雅韻宜在渠觀以階遠用回荊州縣已
為弗稱况又淹邨耶有如孳孳愛民而不任吏廉德尤
為人所信服然愛民誠是也當鋤強梗以安善良不任
吏誠是也當有以制其命而為我用不爾則意向未免
稍偏而黠吏反以文書弊精神此則不失為賢者之過
一轉移之易耳某託在布衣之舊方欲疾少間道所欲
言且以政成為吾邑賀遽聞奉祠之命悵惘累日貽賤

告別復為長者所先慚負千萬來使立俟報姑是布露
尚容續狀

與滁州蓋知府鈞

某間違顏度轉矚十稔可勝懷仰特走江湖又復入南
平生於書尺自懶鈍加之吏役一切廢弛便中一再辱
誨問所以眷存之意甚厚銘戢于中俱不及以時答若
非知照有素宜得斥絕專使又枉真帖連篇累楮乃知
雅量寬宏未易以淺近窺測慚感不容言矣尊舅抱負

奇蘊遇主逢時便當立大勲業小試偏城未足以究施
設滁城傍山議者難於建築長才臨之遂有高深之固
千里恃以奠枕策勲即有異擢圖本熟觀但切嘆服殘
寇垂亡又敢倣擾邊境聞近日迫於時勢復欲犇竄彭
城以延旦夕淮鄉因得小安或主安靜以苟安目前但
以事勢觀之終恐不容安靜南北朝時河南山東或得
或失何常之有獨災興議和南北遂成隔絕今日講解
一節只可作後段商量惟有戰守可以保江淮耳古今

局面各自不同此未易言也某一出五年三叨閭寄徒
勞無補滿盈挺灾春初一病幾殆蒙上恩與祠遂得扶
病以歸今雖稍可支持而氣血凋耗意象摧頽如八九
十者杜門養病待盡而已亦久絕口不及時事因來教
妄及之切勿它示也

與李端明大性

某違去儀範幾三十年無非尊仰之日中間書疏盖不
輟自閩山之歸杜門養病姓名例不至中朝非敢獨取

疎門下必沐矜諒端明尚書碩德宿望冠冕一世貞元
朝士靈光巋然冠位六卿久當進陟丞輔抗章勇去再
屈君重鎮臨鄉邦吳儂何其幸也棠陰蔽芾父老歡迎
足見惠澤之在人者甚盛甚休某衰朽餘生待盡田里
復遂受廛之託闔室欣幸短牋贅賀已飭吏筆再此控
露下悃萬分偵伺麾旌壓境尚容嗣敬未間敢乞體承
眷倚珍護粹冲即膺召拜

與江淮制置李尚書珏

某哀病杜門人事曠闕歲時春秋不能頻貢籤府之敬
拳拳尊鄉實勤此心敢謂眷私不忘特枉專使寵貽真
翰存問周悉雖謙德有加在某何以得此奉玩慰感非
空言可諭也尚書輟自邇列出分顧憂精神之折衝籌
帷之經畫一以靜鎮浮議莫搖殘寇遊魂尚爾陸梁旋
即屏遁勲績彌茂物望日隆除拜計在旦暮忠義招徠
之初乘其鋒而用之不可謂無助豢養以備捍禦恐未
易屬饜盍思所處至國計民力皆如台慮變通之道正

賴老謀惟體國之素詎容以家事辭耶某奉祠養病爾
然餘息無復志念憑藉雲天之覆苟安田里尚何言者
引睇榮戟無繇親近臨筆依依春中以少幹留旁邑及
此甫獲修謝莫究願言自餘敢乞上體眷倚崇必粹和
亟奉制玉晉登樞輔以究規恢之業

與章都鈐人範

某杜門養病私事亦多聒擾閱日鮮暇疎得拜問下情
但切瞻仰便中屢蒙賜誨不得一一拜答皇恐二子學

業荒疎羣試有司偶爾綴名樵為江東首選尤謂僥倖
皆出尊舅平昔訓飭之賜方此懷感并蒙寵問之及豈
勝悚仄益覺修謝稽緩也想蒙恕察尊舅强健如壯歲
某早衰殊不能企望所諭榮滿欲祠何太早計無樵書
中須南北攻守編年方當講求康濟一世事業它日策
勲如留侯卻尋赤松之遊未晚偶遣人去山間略此拜
覆某十月末方能展掃先塋尚圖侍見未間更乞倍萬
保重以迓詔除之渥

與左曹益郎中鑄

某平昔荷知愛相與殆同親手足有少意見敢僭言之
尊兄向自倅安就除荆門因入制幕自倉而漕事勢便
順自不容卻宣勞邊瑣首尾五年望實既孚物論歸重
此誠足賀去歲姨母慶壽兵侵未息牽於國事無繇便
私人或以為疑而識者固相諒及召節之頒殊用贊喜
又在制閫誼當一見君相吐露所懷旋拜為郎之命板
輿可以就養較之日前事體不同然八十者一子不從

政載之禮經三數月間當以親老為言力上祠請若以
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為說詞直理順聞者心悅前
面地步儘寬亦斜飛卻引之意所以老茂德而永高位
未必不在此舉某此懷欲吐久矣若終隱嘿非所以答
知己又非託至親之誼切乞恕罪累日紬繹于中不能
已冒昧及之仍勿他示至祝

與淮西制置趙徽猷善湘

某歲前秋中蒙書誨且有惠貺因循浸稽修謝去秋側

聞詔用念馳賀幅入冬即苦寒疾屢瀕於死今猶羸乏
人事益廢惟此心尊向賢者未始少忘敢謂眷存專使
特枉誨問情詞謙篤展玩豈勝愧感郎中以一世人物
之英親被主知出當一面開府以來號令精明恩信孚
洽士馬思奮小試輒效屹若長城儻江淮盡歸總統山
東忠義乘其鋒而用之掃蕩殘寇修復陵廟其有期矣
志念日深規模益以宏大當使事業光明千古豈但震
耀流俗而已某衰朽無用猶竊閒祿以佚餘景無復它

念惟憑藉餘庇與老農老圃獲安一飽寧非幸事扶僂
拜此不究所欲言餘惟為宗社厚自保護

與運使輩郎中嶠

某靖念請違德範不記歲月之流駛幸甚蚤在令弟提
舉慈恩之舊託契投分不為薄中間洊領誨飭所以慰
藉殊寵惟是江湖契闊習閒成懶親知書問初欲鄭重
修詞而因循過日迄多不報雖非其本心而迹涉弛怠
若此何以自白惟覲寬大仁明度外之照不然無所逃

罪祕閣郎中材高德粹宜繇坡掖以究儒猷之盛回翔
麾節外庸居多凜然難進之風有識加敬歸踐禁密此
其時矣某裒殘無取一邱一壑已規終老忽蒙上命畀
以舊封顧已試罔效愧見江頭父老尚賴崇篤契誼凡
百悉教告之豫章素簡淺重以送迎之頻兵費之廣又
非昔比豈短拙者所能辦集茫然未知為計某已於中
澣前一日就道叅侍不遠有懷悉竢面控

謝提刑丁郎中必稱

某已別修記府之敬游奉真翰采承謙卷三復藏感惟
是某衰朽亡堪再冒閫寄未知稱塞紹興初趙忠定諸
公繼守是邦攷之文集及前輩之所誦說規畫切當足
以鎮安人心牢固根本但比歲以來凡百彫弊財力益
殫某備數六年之前已無善狀矧多病摧頽智識短淺
支吾目前已未知為計何敢論度外之事去歲麻城之
擾已覺震動誠有唇齒之勢郎中有志當世且周旋蜀
道燕居深念必有以處此尚得從容齋閣求所以儆教

亦豈敢不殫竭綿薄僕僕道途客塵滿襟略此布謝并
露下悃萬一餘須面控不復縷述

謝袁州滕大卿強恕

某逖違誨度俄周歲星人生能幾回別可為太息也頃
自閩出以病丐祠杜門田里日事醫藥與世相忘有如
當世名德雖拳拳此心知所尊仰若音訊疎濶勢則使
然去冬誤沐上恩復畀南郡控免弗獲冒昧重來已試
罔效愧見江頭父老方念少定親布尺牋眎事甫踰月

即有邊遽敵破五關直趨江面齊安初陷人情震恐緣
建炎間有烏珠內入之路議論紛紜莫知所適某謂備
禦無素凡百非倉卒可辦舉動張皇未必能集事觀聽
易駭姦黠生心將有它變姑鎮以靜隨宜區處且以防
遏江面為急已而向熱水亦漸生援兵稍集敵為遁計
諸處追襲間亦小捷四月中旬始得安帖坐是所賜真
蹟以稽修謝未識蒙寬照否大卿儒宗碩望宜蚤踐坡
掖遂階遠用輟從九列游鎮名藩所以儲天意餽民瞻

之日久矣治最徹聞徵綸計已在道某衰朽亡堪只合
退屏大似刺此一出適與事會其不至乏絕誠有天幸
天幸安可數恃耶無能為役自知甚審早晚即為歸耕
之計耳滯留來使謹此布謝萬一尚容嗣敬

謝汾海俞制置建

某丁丑夏中富沙請違誨度轉矚六稔玉節臨江東嘗
記一再交訊杜門多病益覺頽懶知舊書問例成濶疎
然拳拳尊鄉未始食息忘去故冬迫於上命強顏復出

到郡甫踰月即有邊報云殘敵將內入二月中果犯浮
光破五關絲麻城直抵江岸齊安首嬰其鋒孤城無備
又乏外援僅八日而陷轉而攻蘄援兵稍來但束手旁
觀旋亦不守一城積屍二十萬沿淮三百里間四散殺
掠數不在焉其禍慘矣已而王辛等以朝家督趣之嚴
議邀其歸路而庸愚輩不知出奇設伏或據其險要或
乘其半渡乃聲言邀截為備殊草草敵乃屯聚巴河累
月反得生計探騎四出分道而遁且巧詐百端以驅掠

吾民易敵兵之服每戰必使居前吾軍但知勦殺不辨其為吾民俟其器鈍力疲彼兵乃衣所脫吾民衣服乘其後率不能當抵捷報中勝負往往出此廟堂未必盡知又人情所不樂聞往往不以實告而完顏鼎輩於是得以各擁精銳整陣而返識者謂敵本乘虛而入如蹈無人之境向來歸順人為之鄉導鄉落居民無得免者然在兵法自犯深入之戒奈諸道之兵散漫無統人各有心莫肯用命所謂邀截不足使之懲創秋高馬肥敵

其復來廟論必有成算疎外非所得知緣此念念一介
致候承之敬濡滯至今蒙專使寵賜真帖亦稽修報諒
在高明必矜恕未忍過之也某幸爾藏拙剩此一來適
遭事會敵勢亦類强弩之末志在寇抄江面無虞實有
天幸敵雖暫退正當汲汲備禦如掬頭然自度裒拙無
能為役已力叩造化再干閒祿苟佚餘景更乞游譚之
助因風并有以警告之幸甚揮汗姑此稟謝萬一未卜
詹覲臨筆悃馳之至

與趙察院至道簡

某別去渠度恍若累載自壬午冬杪得奇疾屢瀕於死
雖幸苟活而疲瘁骨立非復故吾親舊書問例成廢絕
去冬見邠報忽覩除目然士論歸屬蓋已久矣未遑尺紙
為慶便中首辱墜誨盛德謙虛迥出前輩非今薄俗所
能也區區感歎不可勝喻在某不特有後時之愧因循
至今無一字之報揆之彝義宜得誅斥尚恃度外之照
藉以無恐然此心愛之萬一亦無由得達察院以和平

純篤受知君相賢者得路四海善類無不蒙福然職事所在自不容默某竊謂彈劾當審大體既已得居是官稍犯手者決不可輕官職自有分定名誼千古不磨察院高明不待贅語而某託契眷至厚豈敢効俗獻諛因進愚衷畧至小庵者視畢工因得拜此景迫崦嵫尸居餘氣侍見亡日臨書惘然餘祈體眷尊生以究宏縕

回吳制幹劄

某重沐垂教義學事敬悉讀書最患無師友慨然有意

振起之又賢尹為主盟甚盛舉也後學抑何幸耶熟復
來示規撫閱閭位置悉當某雖顛頓憂患中不覺竦然
起敬然區區或愚慮過當向見親舊為此者率不竟蓋
主師席者尤難其人而其間節目抑有非意慮所能盡
及今既垂成所費止欠一旬作輟當不繫此某晚陋荷
不鄙夷固願致薄少之助若大體定更可悠久要不患
無合失也所戒顧君書甚不難但某與之通訊固不數
未嘗扣以毫髮事鄙意正不欲爾李兄寓其館以鄉曲

長上之意風諭之宜無不退聽別紙謾納去匆匆姑此拜
報未究所懷萬一病倦少稽來使併乞矜恕

與吳監元答

寵惠東坡拂水竹此奇物也前輩題識雖不存然一展
眎便知非凡筆所及某近方得東坡及淮海三數帖皆
紹聖間往還真蹟今復承雅貺誠可寶惜感藏千萬但黃
氏散落之餘尚可搜訪否或有出售者幸冀一報山谷
所謂蛛絲煤尾中皆為人所寶玩小費正不憚耳至祝

至祝日來體氣當益充實萬金方固佳亦是尊親妙年
易取効爾鋟木以廣其傳尤見用心之仁也某連日以
齋醮少滯未介撥置畧此布謝荒塞不既所欲言并幾
恕察

與周太尉劄

某近匆匆修謝計已獲呈清視區區有懷不能自己每
見漢武皇嘗欲為去病治第乃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
竟絕大幕立功萬里外羗人之叛充國已年七十餘矣

上老之問誰可將自言無踰老臣者屯田便宜不恤異
議卒滅先零馬伏波當烏桓之擾年亦六十二慨然請
行據鞍上馬以示可用某竊謂三人者真將軍志業如
辭一官一職乃書生小康曲謹不足為太尉道今太尉
但當仗忠誼勇往直前不萌毫髮顧忌掃滅殘寇一清
中原歸報天子從赤松之遊未晚自可以明哲保身何有
鳥盡弓藏之慮若謂一丘一壑足以自老惟以靜退為
高則非某所知也某屢欲進此言於執事連歲以哀病

杜門邈未有合併之日敢因奉壽觴及之太尉以為然
否餘惟尊嗇至禱

鄭提舉劄

某夏初附來使具稟謝之削深懼荒率失事大之恭爾
後多留山間又苦脾疾不常姓名不敢數登記府然區
區尊慕德誼實未嘗一日廢不悉尚蒙矜恕否時事遽
如許諸公方當深念郎中憂國之誠諒不能忘今弭節
既久畿內蒙福多矣某偶有所聞或可助諏詢民瘼之

萬一者某寓居江湖間自曉事以來每見陂湖之利為
豪強所擅農人被害無所赴愬澱山一湖廣袤四十里
澤被三郡沿湖民田百年無水旱之患蓋湖之勢高而
水清江之勢下而水濁湖以儲水遇旱則資灌溉江以
泄水遇水則可通放且湖水不壅則江中海潮往來濁
泥得湖水衝動不能停積凡通湖浦溲無壅塞之患江
湖之水相通乃為農人之利也數十年來湖之圍為田
者大半皆出豪右之家旱則獨據上流沿湖之田無所

灌漑水則惟知通放湖田以民田為壑兼湖水既不通
濁潮貯滯通湖水道浦溆皆為之湮塞江湖既隔絕旱
無所灌漑水無所通泄旁湖被江民田無慮數十頃反
為不耕之地細民不能自伸抑鬱受弊而已每為慨念
淳熙間今吏書羅大為使者因閱詞訴遣僚吏相視利
害之實即以上聞即日報可被旨開掘山門溜五千餘
畝乃一湖喉襟由是數十年之害一旦盡除灌漑之利
亦漸復八九年間小有水旱果不為灾此利害曉然易

見者紹熙初忽為中天竺寺挾巨援指間使司吏輩並緣為姦子宜徐大亦不深究遽爾給佃因民詞再得旨開掘事雖施行緣冒佃者不曾行遣小人無所忌憚今春復有頑民數輩約從毀撤向來禁約石碑公然圍築稍孰何之者輒持刃相向更有甚可慮者不止此凡良民惟從事常產趁逐湖田者率是頑獷方趙永王貴盛時初創築此田多招納亡命逃卒以為爪牙豐年僅幸無事稍歉即羣起為盜出沒江湖間客旅為之絕跡居

民亦被其毒此某卅角所親見今不早除它日為盜賊之淵藪無疑此尤可念也浙西多仰陂湖之利非它處比前後圍裹陂湖禁戢甚嚴且載甲令臣僚申請尤多某得淮東陞辭日曾論此事甚詳少定或檢尋得當錄拜呈求教誨也某以先妣襄事在九月方勉強躬土木之役憂冗萬狀鄉中父老有請且某粗知本末臨筆不覺縷縷